



277·3
115
3

敦煌壁画故事

第三辑

敦煌壁画故事

(第三辑)

敦煌研究院

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

(兰州第一新村81号)

甘肃省新华书店发行 兰州八一印刷厂印刷

开本850×1168毫米 1/32 印张2.5 插页4 字数55,000

1988年7月第1版 1988年7月第1次印刷

印数：1 —— 6,035

ISBN 7-226-00180-2 / I·56 定价：0.91元

前　　言

本辑所收的敦煌壁画故事，可以说有四类：其一，佛传故事（亦称本行故事），如《太子乘象入胎》、《掷珠璎娶妻 猜指环纳妃》、《悉达学文习武》，这是神化了的释迦牟尼的生平事迹；其二，本生故事，如《郁多罗闻偈以皮作纸》、《昙摩鉢闻偈跳火坑》、《设头罗健宁变鱼救灾民》，这是释迦牟尼前世或前若干世的善行；其三，因缘故事，如《毗舍离的故事》、《檀膩騎奇遇记》《独角仙人》等，这是佛陀度化众生的事迹；其四，佛教史迹故事，如《于阗西玉河萨迦耶仙寺瑞像的故事》、《于阗毗摩城瑞像的故事》、《阿育王造塔》、《于阗牛头山的故事》等，这是描写佛教历史人物、历史事件佛教圣地和灵应（亦即感应）的故事。虽称为“史迹”，但多为虚构附会的故事，不过，它反映了佛教流布和文化交流的某些历史。

译写的故事，所依据的佛教典藏，一般在每篇故事的文末已注明。此外，《太子乘象入胎》等三则佛传故事，除依据佛教经典《修行本起经》、《过去现在因果经》、《佛本行集经》等外，还参考了敦煌变文《太子成道经》、《八相变》等，这几则故事没有注明所依据的经典。

佛传故事，考之各种佛教经典文献、煌敦变文和敦煌壁画，其情节内容、人物名称及其言行是互有殊异的，亦与任何一部佛经不尽吻合的。同一故事，各种佛经的记叙是不完全一样的。梵

文汉译，同一部经典，译者不同，故事的内容情节和人物多有不一。敦煌变文中的佛传更是佛经的彻底中国民族化，完全是按照中国的民族感情、民族意识、民族习俗来演绎佛经故事的，人和事与原经典是大不相同了，我们完全有理由说，变文是对佛经的文学性的再创作。敦煌壁画中的每一铺佛传故事，其内容和情节不是与任何一部佛经相合无异的，特别是多幅的连环式的画，往往不能依据某一部经典作出解释，它是综合多种经典的艺术性的再创作。由此看来，我们今天译写壁画故事，根据故事情节的发展、人物的塑造而可作一些艺术性的处理的。

敦煌壁画的绘制绵延1600余年，艺术风格随时代而异。同一故事，其内容的多少，画面的大小，也是各不相同的，构图形式也是不相同的，有单幅的，有屏风式的，有连环画式的。限于篇幅，连环画式的只选取了其中典型的局部画面，各个故事也只选取了一个洞窟的壁画。

《毗舍离的故事》和《设头罗健宁变鱼救灾民》仅85窟有此画，但画面损伤漫漶严重，照相图版效果不佳，我们补救性地绘制了白描线图。

不妥之处，请读者批评指正。

敦煌研究院 编辑部

1986年12月30日

目 录

太子乘象入胎	梁	梁 (1)
悉达学文习武	梁	梁 (8)
掷珠璎娶妻 猜指环纳妃	梁	梁 (18)
于阗萨迦耶仙寺瑞像的故事	杨 雄	(28)
于阗毗摩城瑞像的故事	杨 雄	(30)
阿育王造塔	谢生宝	(32)
于阗牛头山的故事	杨 雄	(35)
郁多罗闻偈以皮作纸	梁	梁 (37)
昙摩佉闻偈跳火坑	梁	梁 (40)
设头罗健宁变鱼救灾民	梁	梁 (45)
毗舍离的故事	方 萌	(47)
独角仙人	谢生宝	(57)
檀腻騎奇遇记	梁	梁 (61)

太子乘象入胎

梁 梁

古印度的波罗奈国，疆域辽阔，人口众多，兵强马壮，威震四方。邻邦小国，都慑伏于它。国王净饭王，年事高迈无有子嗣。王宫后院，妃妾无数，只生女，不育男。净饭王盼子心切，昼夜思夜忧，苦闷不乐。王后摩耶也着急了，眼看一年又一年过去了。还生不下太子来，王后的桂冠将会保不住，怎能不使人忧心如焚呢。年老的净饭王和王后摩耶，每当坐在一起，垂头不语，唉声叹气。

有一天晚上，净饭王躺在床上，迷迷糊糊地睡着了，作了一个不愉快的梦：他与臣僚对局玩双陆，频输不胜，手捻银须，忧思感慨地说：

“年老智钝，手拙脚慢，万事休矣！荣华富贵，将要付诸东流；帝基王业，不久送与他人。人活一世，如泡之影。九泉之下，该不会再有苦恼的事情吧。”

净饭王深深叹了一口气。臣僚对净饭王的心事了如指掌：所叹为何，其论所指，是不言而喻的，你一言我一语，劝慰净饭王：

“陛下差矣。何必小题大作呢。要双陆，如同领兵对阵，有胜的时候，也有败的时候。胜负乃兵家常事也。陛下不必介意多心。我们国大物博，帝业根深，江山稳固。有何忧虑的呢！”

这些官员们本想劝慰净饭王，但适得其反，掀动了净饭王的“愁海”，小波变成了大浪。净饭王焦躁起来了。无限伤感地说：

“老之已至，断子绝孙，江山只好送给他人。不幸啊！莫非我前世作孽，今生受此报应吗？”

雄鸡高啼，晨星稀疏，东方渐渐发白了。疲倦的净饭王连连打了三个呵欠，不想再躺在锦被缎褥中苦熬时间了，翻身下地起床了。穿朝服，戴王冠，强打精神，穿过长廊，步入金銮大殿。接受文武大员的早朝礼拜。繁缛刻板的早朝仪式过后，满脸愁云的净饭王，开口说：

“昨夜，朕在梦中，与众卿对弈双陆，局局失利。谁能圆得此梦，主何吉凶？”

文武众官，被这突如其来的问题，弄得瞠目结舌，面面相觑。大殿内鸦鹊无声。官员们有的觉得朝事不仪，却谈梦。是浪费时间；有的本来就认为早朝是俗套，应景作戏，只是等着退朝回去休息；有的为迎合净饭王的心理，腹拟语词。其中一位大臣说：

“双陆频输，输者败也，败者王业也。这是因为宫中无太子而后继乏人呀。双陆对局，时输时赢，败局可转为胜局的，无太子可以有太子的。”

“依你之见，怎样才能有太子的呢？”净饭王迫不及待地问，大臣拱手又言：

“听老百姓讲，城南江边大树下，有一座天神庙。天神很有神通力，心地也善良，乐于为人们去苦排难。人们求愿祈福，天

神一一教赐指示。陛下，也不妨去试一试”。

净饭王高兴极了。当廷赐给这位大臣绫绢万匹，作为酬谢。早朝完毕，百官退朝。净饭王精神大振回到后院寝宫，把那位大臣的话一一告诉了王后摩耶。摩耶听了也转忧为喜，催促净饭王立刻动身去祭神乞愿。净饭王令宫侍们备办一切敬神供品。

不一会儿，銮驾出宫，彩轿居中，净饭王和摩耶坐在轿中，嫔妃随后，兵卒前行。一行人马向城南而去。

城南江边大树下的小庙前，霎时鼓乐大作，供品摆满香案。净饭王和摩耶并肩入殿，长跪在神像前，顶礼膜拜。净饭王点香燃纸，浇酒发愿：

桨拨乘船过大江，

神前敬酒三五缸。

虔心请神帮个忙，

男女相兼赐一双。

王后摩耶听罢净饭王的乞愿词，着急起来，对净饭王说：

“大王何必如此贪心，王女公主已成群，不必再讨了。我们要的是太子。求男是男，求女是女。一双男女难以求得。”王后说罢，自己点香燃纸，浇上美酒，轻声慢语地发愿道：

桨击浪花过大池，

尽情歌舞悦神祇。

祀神不为别余事，

伏愿陛下有太子。

发愿乞讨太子已毕，一行人马回宫去了。

净饭王和摩耶在江边天神庙乞求太子后，转眼到了酷暑盛夏季节。一天，骄阳高悬，热火炙地。高墙深宫，犹如一斤密封的罐头，使人窒息烦闷。午饭后，王后摩耶燥热不安，在宫女们的

服侍下，来到王宫禁院的花园中。高大的菩提树，稠枝四向延伸，密叶层层重迭，树冠似伞，把阳光严严实实地挡住。树荫下，有一座四阿式的凉亭，重檐高卷，鵝吻成双，绿瓦盖顶，红漆四柱，重彩妆銮，古朴典雅、幽暗阴凉，宫女们在凉亭内搭了一张胡床，铺上凉席。王后摩耶躺在床上，眼望着周围的红花绿草，耳听溪水潺潺，渐渐有了睡意，又仰面望着顶棚五颜六色的图案，特别是其中的莲花更是惹人入迷。摩耶睡意愈来愈浓，闭上了双眼，鼾声细细，呼吸悠悠。暂时无事干的宫女们，坐在栏杆上打起盹来了。

王后摩耶神游于甜蜜的梦乡。一人在菩提树下乘凉，静心观花，万紫千红的名花争奇斗艳。其中有一株大莲花，眼看着，花朵纷纷谢落，莲子渐渐成熟。摩耶看得入了迷。一朵洁白似素锦的云，自远飘然而来，看得分明，云头上站着一头大白象，四腿如铸，安然不动，左右甩摆着卷曲的长鼻子。大象踏着洁白的云自天空徐徐下落，一个活泼可爱的小男孩，端端正正坐在大象的背上。摩耶一看见这小男孩，心就骤然怦怦直跳，眼盯着小男孩，急匆匆跑过去把孩子紧紧抱在怀里，仔细端相着：这孩子长得胖乎乎的，圆圆的脸，大大的眼，弯弯的眉，高高的鼻子，似有少女的秀气，又有男童的稚气。越看越爱看，摩耶一手紧紧地抱着这小男孩，一手抚摸着墨黑发亮的头发，用充满母爱的嘴唇去吻那孩子的前额。这孩子也没有陌生之感，偎依在摩耶的怀抱中，笑容满面，童声稚气，撒娇作态。此时此刻的摩耶喜悦之情突然奔放，宛若洪波巨浪冲击全身，要让老国王看一看他们的儿子，陡然站起，孩子钻到了她的右腋下，不见了，摩耶双手空空的，怀里空空的，身前身后，身左身右，也是空空的。大白象也不见了。摩耶站着木然不动，惘然失神，泪水潜然而下，悔不该

慌慌张张，没有紧紧地抱住天赐的宝贝。伤感绝望的摩耶长叹着，自言自语着：

“苦命的我啊！连个儿子也生不下来……”

摩耶痛不欲生了，放声大哭起来。这悲哀的哭声惊醒了打盹的宫女。这些宫女惊慌失措，胆怯地推醒了摩耶，高喊着：

“快来人呀！王后生病了”！

静悄悄的王宫顷刻人声鼎沸，脚步杂沓，人来人往，骚然不安。净饭王匆匆忙忙，高一脚低一脚跑来了。王妃宫娥，宦官内侍，文臣武将，一层又一层地把王后围了起来。时值炎夏午时，气温最高，人们都汗流浃背，不知所措。睡眼惺忪的摩耶，看着焦急惊慌的人们，以为宫中发生了什么事情，也疑惧地望着大家。净饭王问道：

“王后贵体何处不安？那里疼痛？是否……”

惊疑的摩耶觉得国王问得突然，莫名其妙，反问道：

“陛下何出此言？”

摩耶又焦躁起来了，大声呵斥：

“你们围着我干什么？快快滚开！滚开！”

宫娥们谁也不敢离开，望着净饭王，等待着命令。净饭王见王后烦躁不安，脾气暴躁，认为是邪魔在作祟，命令内侍：

“快去！找一位相师来看一看吉凶！”

净饭王又摆了摆手，示意大家散开。人们这才默默地四散离去。

净饭王和摩耶回到幽雅的宫室里。摩耶心平气静，恢复正常，但心里总是疑疑惑惑，眼前似乎人影晃动，若有若无，仿佛梦中的那个男孩，定睛注目，什么也没有。自然的母爱使她如同真的失却爱子一般，痛苦不堪。

鹤发童颜的相师，头梳椎髻，身着圆领长袍，腰系宝带，长袖飘拂，斜披书袋，脚踏云头履，一手拄着龙头拐杖，一手捻珠，在小内侍的带领下，进入王宫大院。

“相师来到！”小内侍高声通报。

“请相师进宫！”净饭王高声传旨。

相师进了宫，含笑施礼：

“恭喜，恭喜！陛下有喜！王后有喜！”

净饭王一听“恭喜”二字，肝火上升，责怪相师：

“何来之喜！你是个疯子吗？一派胡言！”

摩耶却不生气，听了相师的话，若有所感，梦中的小男孩钻入右腋下，此时身有异样的感觉，问相师：

“你说有喜，喜从何来？所指是何？”

相师再次施礼，慢条斯理地回答：

“王后啊，大喜来临，从今日算起，十月后，要抱太子了。”

“你是说我有身孕，胎怀太子了吗？”摩耶顿时满面春风，接话道。

“正是，正是。”相师说着，点了点头。

净饭王半信半疑，插话问相师：

“你说王后怀孕，有何为据？”

斯斯文文的相师问摩耶：

“王后啊，午时凉亭熟睡，曾梦见了什么？”

摩耶就把梦景详说一遍。净饭王佯作无动于衷很不相信的样子，带有几分失望的口气说：

“梦景之事，虚幻无稽，何能为实呢？”

相师又正了正身子，呷了一口清茶，润了润嗓子，又说：

“陛下啊，王后之梦是瑞梦，这是不错的。然而就是这梦，

太子才乘象入胎，王后从今有身孕，不久陛下就会有太子的。今日之言，无以为据，十月之后便有分晓。”

相师说罢，起身打拱告辞，拄着龙头拐杖出了宫门。净饭王心里想但愿如此。王后摩耶喜形于色。

(参见图版1)



悉达学文习武

梁 梁

悉达太子腋下降生后，如愿以偿的王后摩耶兴奋不已，但是，食欲减退，饭在嘴里不觉滋味，水到嘴里不想咽下去，精神日趋萎顿，成天价昏昏沉沉，嗜睡却不能成眠，身体日渐消瘦。王宫的医生仔细望闻问切，详察辨症，会诊讨论，终不能确诊王后的病症，只能是用人参鹿茸来补养，权且应付。净饭王急的如同热火在烧燎，大骂御用医生是些饭桶，只得张榜大街，重金聘请乡间医生，虽然重赏千金，但是无人应聘。王后摩耶卧床呻吟着，神志昏迷，病情一天重似一天，在太子出生后的第七天，心脏停止了跳动，魂归西天，寿终正寝了。

王宫里嚎丧哭死，哀声不绝于耳，气氛格外悲哀。灵殿祭堂里，正中安放着王后的彩绘棺木，周围摆着纸船假山，纸糊的童男童女侍立两侧，还有亭台楼阁，一应如生前之状。前堂设案，摆设着全羊整鸡。明烛通宵照天烧，香烟滚滚陌纸纷纷。披长麻穿孝服的男男女女，出出进进，在灵柩前挤挤嚷嚷着。文臣武将来往不绝，化纸祭吊。国礼殡葬，全城举哀。城民百姓都在自家门前积柴点火，烧化冥钱，祭送王后在天之灵。祭奠完毕，把王

后安葬在城郊王族墓园里。

净饭王喜得太子，却失王后，悲喜参半，愁肠百结，孤身闷坐在寝宫里，思虑着该让谁来抚育太子。王宫里妃嫔虽然多，但是都有嫉妒之心，太子在她们身边，能平安无事吗？总觉得太子在这些人身边不放心。这时，一位大臣进来了，净饭王不管大臣来干什么事，也不等大臣行过君臣大礼，急三火四地问：

“让谁来抚育太子好呢？”

大臣沉思了一下，回答说：

“姨母波闍波提性善心细，勤快稳重，让她抚育太子，那是再好不过的了”。

“是——对——”净饭王很高兴地说。

净饭王如释重负，立即吩咐内侍去办此事，又选了几个手脚勤快干活细心的宫女，交姨母波闍波提调遣使用，帮助抚养太子。姨母波闍波提也不推脱，但感重任在身，十分细心地抚养起太子来。

一转眼六年过去了。聪明伶俐的太子，稚气已脱，虽未涉世，但对世态人情很感兴趣。有一天随父王骑马出城野游赏景，骄阳下有一位老农夫扶犁，另一农夫挥鞭抽打着拉犁的两头老牛。两头老牛喘着气，伸长粗粗的脖颈，并排抬着犁杠，吃力地拉着直辕犁。翻起的潮湿的泥土上，蚯蚓、蚰蜒之类的小爬虫蠕动着，欢快的小鸟正啄食这些刚见阳光的小虫子。净饭王对此景视而不见，无动于衷。年幼的太子却触景生情，哀叹老牛劳作之艰辛，悲伤小虫命终鸟口。他还思索着老牛如此辛劳，为何还不时地挨主人的皮鞭；小爬虫并没有触犯小鸟的利益，为何葬身鸟腹……

净饭王为了使太子生活得舒适，调集民工数千，耗资巨万，

给太子建造四时殿。挑选了美貌少女数百，分居各殿，吹笛弹琴，专供太子娱乐。春殿绿瓦盖顶，院内绿草遮地，池水清清，鱼翔浅底。太子玩耍沐浴着暖烘烘的阳光。夏殿蓝瓦盖顶，宅旁道侧高树成林，浓荫蔽日，凉风习习，蹊径弯弯，长廊连绵。太子玩耍没有烈日曝晒之苦。秋殿黄瓦盖顶，院内种植奇花异草，五彩缤纷，浓香扑鼻，蜜蜂营营，彩蝶翩翩。太子观景，赏心悦目。冬殿红瓦盖顶，高墙严门，假山延连，高低错落，珍禽和鸣，异兽奔突。太子游玩，寒风吹不着。这四座殿外，兵卒日夜巡逻守卫。悉达太子每年随季节居住在应时应景的殿内，时时处处都觉得新鲜。少女陪伴玩耍，姨母精心护理，太子生活得十分愉快。

转眼之间，悉达八岁了，厌倦宫中生活，觉得单调乏味，不喜欢宫娥们的嬉戏斗闹，不愿听她们的说说笑笑，常常找个僻静处独坐静思。

净饭王很关心太子，有一天问陪伴太子的宫娥们：

“太子生活得快乐吗？”

宫娥们众口一词，禀告说：

我们每天陪太子玩耍，依时按节地供养歌舞，可是，太子讨厌我们，喜欢一个人呆着，好象有什么心思，整天闷闷不乐。”

净饭王不听则罢，听了则忧愁不已，猜想太子可能患了什么病，也许是姨母照料不周，饮食起居违时失节。性急的净饭王又把群臣召集来，面议太子不高兴的事。有一位年迈的臣子说：

“太子已经八岁了，懂得人情世道了，应该读书启蒙了，诗书礼乐可解太子的忧心。”

净饭王听了这位臣子的话，频频点头，认为他说得很有道理，当即决断，就让太子上学读书。又有一位大臣说，王城中有

一位老先生，执教多年，高徒辈出。净饭王就让太子去拜师，入学馆读书。

第二天，悉达骑着膘满体壮的朱鬃大白马，伞盖遮阳，后随仆役500人，直奔城中学馆。教书先生诚惶诚恐，毕恭毕敬，出门迎接，躬身施礼。太子下马也施礼，进入学馆。悉达太子问先生：

“世间的书有许多类许多种，不知先生用哪一类哪一种作教本？”

“恕老朽学识浅陋，见识不广。我只用两种书教学童识字。”教书先生结结巴巴地说，慌恐不安了。

太子出语不凡，这使教书先生心里忐忑，面露难色，不知如何是好了。收太子入馆读书吧，担心自己才疏学浅，会在太子面前出丑；不收太子吧，必定得罪一国之主的净饭王，要是国王怪罪，那是不得了的事。左思右想，前怕狼后怕虎，总是想不出一个两全其美的好办法。这时的教书先生，既无锦囊妙计，又无应急之策，越着急越害怕。经学满腹，吃了一辈子教书饭的教书先生，今天遇上这样一个学生，收呢还是不收，实在是棘手得很。一筹莫展而为难至极的教书先生，灵机一动，终于有言堵塞了：

“尊贵的太子，不是老朽不愿教你识字，请太子千万不要误会。如果我能有你这样一个学生，那是我的荣耀。但是老朽无能，本来胸无点墨，才识平庸，加之年迈，眼花耳聩，力不从心，重任难胜啊。误人子弟，会影响太子的功业的。我现在教书，只是为了糊口，实际上我是问心有愧的。我不能贻误太子的前程。我说，尊贵的太子，启蒙至关重要，必须拜请高师，方能学识长进。老朽无能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啊。我说，尊贵的太子还是……”

教书先生嗫嚅着，不敢说出“请回”二字。悉达听了教书先生的这一席为难而谢绝的话，懊悔不该见面时说出那样的话，再次施礼，诚恳地说：

“尊敬的先生，学生年幼无知，信口开河，言语唐突，有失礼仪，深望先生海涵宽容。学生失礼，先生是不会怪罪学生的。”太子自责地说。

悉达太子又一次施礼，便要下跪。教书先生见太子如此自责谦恭，情真意切，更加为难，犹豫再三，还是推三让四，再一次地婉言谢绝，施礼后言道：

“寒舍草庵，不能容太子身；村野顽童，不能与太子同窗共读。这里实在是不便于太子就读的呀”。

太子明乎此言，其意仍在推辞。诚恳的太子跪在了地上，作揖说：

“先生若不收下我这个学生，我就长跪在地上了。”

“太子，万万不可这样，快起来，快起来。我收你为学生。”

教书先生无可奈何，答应了。

教书先生急急忙忙扶起太子，收下了这个学生。

悉达太子天资聪颖，也勤奋好学，学识日增，茅塞渐开，推及人情，连类社会，对世道人情产生了种种疑问，尤其对众生苦难的问题，他是很感兴趣的。

光阴荏苒，五载已过。一日课余，悉达太子和教书先生闲谈起来，无意之中言及用兵之道。三年的教学生活，使教书先生深知太子怀有经世济众之志，天资非凡，读书识字已是多余，早有让太子学武之意，但不敢启齿开口，多少次话到嘴边又咽了下去。现在太子已透露心思，可谓与他是不谋而合。教书先生积极支持太子学武，敢开口明言了：